

快报揭秘:《南京!南京!》核心情节的真实历史——

平安夜,金陵二十一钗 奔赴“死亡之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大屠杀期间妇女避难所

□快报记者 孙兰兰 毛丽萍

姑娘们的笑声招来横祸

在影片《南京!南京!》里,妓女小江刚到安全区的时候,不愿剪头发扮成男孩子,结果遭到强暴。

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20多年前为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曾经走访了近百位大屠杀幸存者。作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姑娘们脸上抹了锅灰,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顶帽或包块蓝头布,身上裹件黑色的棉袍。

但姑娘们的心是年轻活泼的。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十几个年轻的女郎洗净了脸上的锅灰,各人抱着一个包袱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的假山上,山上有一片树林。她们脱掉黑色的棉衣棉裤,换上了红绿绿绿的旗袍。多日不见自己青春的容颜了,姑娘们你看看我笑,我逗着你乐,竹林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笑声招来了是非和横祸。竹篱外边开过了日军的汽车,车上的鬼子狂叫着:“花姑娘!花姑娘!”汽车冲进校园。魏特琳赶来了,她一见十多个姑娘这身美丽的打扮,气得流出了眼泪。姑娘们泪汪汪地走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她们落入虎口!华小姐哭死了。难民们有的哀叹,有的怒骂:“不要脸的臭货!”

“这十几个女难民,其实就是躲进安全区的青楼女子。在难民群中,她们被人瞧不起,受排挤,在别人眼里是低贱肮脏的。”徐志耕说,所以,被日本人抓走了,她们还会被同胞骂作是“臭货”,仿佛这一切的不幸完全是她们自己招致的。

徐志耕采访过近百位幸存者,这是唯一一段与青楼女子

有关的记忆。

其实那时候,夫子庙一带很多妓女,都逃难躲进了安全区。只不过,在那场浩劫中,她们的命运更加显得卑微,不值一提。

日记中的轻描淡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是《南京!南京!》的历史顾问。他说,真实的历史上,不是1个“小江”,也不是13位义妓。1937年12月24日平安夜,藏身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21名青楼女子,面对禽兽般的日本兵,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1万多人的安全。

她们走后,这件事很快被人遗忘。

记者在—些大屠杀见证者的日记中,找到她们曾经存在的痕迹。

美国教师魏特琳在日记里写道:“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我们将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德国人拉贝是这样记述的:“我们的明妮,她经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她曾相信这些姑娘,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明妮吃晚饭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

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到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

拉贝日记里的明妮,即魏特琳。南京大屠杀中,拉贝和魏特琳在安全区保护了无数中国人,即便是他们,在记述到这些最底层的可怜女子时,笔触也如此冷漠。

一名中国人也记录下了这件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舍监的程瑞芳,协助魏特琳看护难民,“今日(1937年12月24日)有什么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民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

小江的原型至少有100多人

朱成山说,日本人后来又有几次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要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至少有100多名青楼女子被带走。“魏特琳的日记中提到的21人是第一批,后来又抓了七八人”,把这么多女性集中到一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的慰安所。据了解,日军在南京建立的慰安所达40多处,而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一处。

徐志耕曾经从幸存者那里,听到一个更为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拉往他们的住处。这时,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妄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刺入自己胸中。

还有另一件事。1937年的最后一天,五名日军冲进意大利领事馆要三个姑娘。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脖颈上却被捅了一刺刀!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辱,向翻译求情让她去代替女儿受辱。

地狱中的圣诞

在日本人带走了21名妓女之后,事情远没有止息。这天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美国人费吴生邀请几位女士来他家欢聚。大家很高兴,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这时,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

“喝完这一杯就走。”费太太说。杯中的酒还没喝完,又来了两个报告紧急情况的人。

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

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

刺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威尔逊医生报告说,医院二百四十名病人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日军的暴行造成的。

对中国人的登记在金陵大学开始了。日本人欺骗说,如果有军人主动站出来,就可以送到劳工队工作,性命也可保全。约有二百四十人站了出来,他们被集中起来带走了,两三个幸存者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一批人被机枪扫射而死,另一批人被

士兵练习刺杀挑死了。

这一天,作为国际人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李格斯先生也亲身遭遇了暴力,在护送一名妇女回难民营的路上,他在汉口路被日本稽查队的一个军官拦下来,并遭到殴打。

上帝也无法制止日本人的暴行,平安夜的南京已成人间炼狱。在笃信基督教的西洋人看来,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只有魔鬼撒旦做得出来。

无人知晓她们的结局

“拉贝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不是神。当时的情况之下,他们误解了这些妓女的举动,也无可厚非。”朱成山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21名女子站出来至少暂时保护了其他妇女的清白,保护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1万多人的安全,“不管是不是青楼女子,在那种情境下,把生与清白留给别人,是要有勇气的。”

从四处搜捕“花姑娘”,为何突然变成“文明”地挑人?朱成山告诉记者,“这主要缘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当时日军进安全区,都是打着“收俘”的幌子。

“从1937年开始,国际上如美国等对日军在南京大肆强奸屠杀已经有了详实的报道,面对越来越重的舆论压力,日军由明火执仗换了一种看似收敛的方式。至于这些女子的名字,她们的结局无人知晓,也无从查起,“有的也许很快就死了。”

朱成山说,当年的妇女绝不是待宰的羔羊,“除了勇敢站出来,还有一些面对日军的奸淫,宁死不从,比如陈二姑娘,比如南京市民相当熟悉的李秀英,为了不被鬼子强暴,反抗中,身上被扎了37刀……”

□快报记者 孙兰兰 毛丽萍

日记:日军的暴行玷污了殿堂

“强奸强奸强奸……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这是一位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麦卡伦在日记中对日军性虐待发出的惊呼。

别掉乳房,下身插进棍子……发泄完兽欲,日军常加以骇人听闻的性虐待和残害。

“人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和恐怖,小至11岁的女孩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在神学院里面,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名妇女。事实上约三分之一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美国传教士贝德士在日记中记载。

魏特琳1919年来到南京,被聘为金陵女大教务主任。在魏特琳的日记中,也清楚地记载着日军的荒淫:

“1937年12月16日,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1937年12月19日,上午其余时间,我都用来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赶走,从校园的这边跑到校园的那边。”

“1937年12月27日,玛丽(德威南夫人)说今天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日本兵向我们要三名姑娘。”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惶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割腹。”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告诉记者,从魏特琳的日记看到日军对金女大的不断骚扰。“魏特琳不得不奔走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去赶走一批批前来施暴的日军。

幸存者:无法忘却的恐怖场面

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无法忘却那一幕幕恐怖的场景,虽然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但却留下了当年痛苦的“回忆”。

“在难民营期间,整日不敢出来,还曾经看到日本士兵冲进难民营,挑出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来做‘慰安妇’。”同为金女大难民的董秀英回忆说。“1938年1月,当时我住在难民区金陵女子大学内,有一天夜里十二点钟,当日本兵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的当日当称为‘摸影’。一些日本兵在后来的回忆中也验证了魏特琳日记的真实性,如十六师团三三

金陵女大的血泪

区三天后就死了。”这是家住长虹路的经哲珍老人的描述。

“日本人未进城,我们一家,我妈、婶婶、姐姐及舅舅家的所有妇女就去了金女大。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几个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救命声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当时许多人在门口和走廊里的年轻妇女被拖走。过了几天,有20位左右的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拉着走的。她们是被卡车拉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当时有20多名妇女被拉走,卡车上有时有数人,没有人敢跳下来。”在金女大避过难的屈慎行老人脑海里抹不去当年的场景。

当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东京时,东京各大学立即组织青年学生沿着日军攻占南京的路线进行参观旅行,以激励他们为天皇效力。当年作为旅行团成员之一的永富博道后来回忆称,他们一行由南京特务机关的职员带着,巡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难民区的建筑,当时日军军官向他们打招呼说:“是东京的学生吧?看到中意的金陵女子大学时,说,当时他们驻扎在南京的部队,几乎每个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里收容了许多年轻的姑娘。

“日本进城之后,学校大门晚上都不敢关起来,因为经常有日本兵开着卡车进来。你开门开了会挨打的。我当时睡在门房里,很少听到女孩子的叫喊声,但经常能听到很多姑娘被拖走,大都是年轻的姑娘,有时一两个小时送回来,有时到第二天早上送回来,也有不送回来的。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卡车来,像这样的事情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有时一晚上卡车会来两三次,没有听到女孩子反抗的声音,这些姑娘吓得发抖,根本发不出声音。”

日本老兵:“摸影”,女孩子的喊叫声经常可以听到

张连红介绍说,因为是女子大学,不但士兵常来“光顾”,就连官兵也常借宿,了解情况或参观的名义进入校园,“尽管他们有许多借口,但奸淫年轻美貌的妇女却是他们最大的企图。”

白天,由于有魏特琳在学校大门把守,日本兵要进来施暴并不容易,于是他们“乃改变方法,晚间越墙进去‘摸影’”。当日日本兵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的当日当称为“摸影”。一些日本兵在后来的回忆中也验证了魏特琳日记的真实性,如十六师团三三

联队二大队的一名日本老兵在接受日本铭心会的松冈环女士调查时说:

“自己的中队在国际安全区中的金陵女子大学附近,有一个月期间成为南京直接警备部队。女子大学附近,有美国领事馆、军司令部、师团司令部等等,人城仪式一结束,其他的部队不得不出到城外去。在金陵女子大学有5000左右的人避难,其中3成是学生,女性占很多。自己警备在门口。将校和军官一起来就说:‘进去一会儿。’就进到大学中去。其他部队的将校也来过,地位较低的我只好视而不见。女孩子的喊叫声经常可以听到。因为作为人类掠夺和强奸是可耻的事,不能再多说了。女性被装填在卡车上带走的事也看到过几回。一辆车的货厢装有50人吧。士兵乘坐坐在上面,并罩上帆布,女孩子们都很老实。强奸是每天都有的。”

当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东京时,东京各大学立即组织青年学生沿着日军攻占南京的路线进行参观旅行,以激励他们为天皇效力。当年作为旅行团成员之一的永富博道后来回忆称,他们一行由南京特务机关的职员带着,巡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难民区的建筑,当时日军军官向他们打招呼说:“是东京的学生吧?看到中意的金陵女子大学时,说,当时他们驻扎在南京的部队,几乎每个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里收容了许多年轻的姑娘。

“日本进城之后,学校大门晚上都不敢关起来,因为经常有日本兵开着卡车进来。你开门开了会挨打的。我当时睡在门房里,很少听到女孩子的叫喊声,但经常能听到很多姑娘被拖走,大都是年轻的姑娘,有时一两个小时送回来,有时到第二天早上送回来,也有不送回来的。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卡车来,像这样的事情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有时一晚上卡车会来两三次,没有听到女孩子反抗的声音,这些姑娘吓得发抖,根本发不出声音。”

日本老兵:“摸影”,女孩子的喊叫声经常可以听到

张连红介绍说,因为是女子大学,不但士兵常来“光顾”,就连官兵也常借宿,了解情况或参观的名义进入校园,“尽管他们有许多借口,但奸淫年轻美貌的妇女却是他们最大的企图。”

白天,由于有魏特琳在学校大门把守,日本兵要进来施暴并不容易,于是他们“乃改变方法,晚间越墙进去‘摸影’”。当日日本兵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的当日当称为“摸影”。一些日本兵在后来的回忆中也验证了魏特琳日记的真实性,如十六师团三三

金女大并非“世外桃源”

在南京失陷之前,金女大原来计划只能接收2750余名难民,但是,仅12月15日一夜,就有3000名妇女涌进了金女大。到了17日,金女大的难民已增加到8000余人。由于难民人数的猛增,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大楼里住不下了,难民们只好睡在水泥路上。校园内难民人数在12月20日、21日、22日达到了极点。据史料记载,当时金女大难民人数一直在12000至13000人左右。为了减轻金女大的压力,其中一部分妇女曾被集体转移到金陵大学避难。

张连红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尽管金女大属于美国的教会学校,而且位于南京国际安全区内,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面对丧失人性的日本兵,金女大绝非“世外桃源”,在这里,历史记下了日本士兵最为卑鄙的一页。

再真实的电影也抵不上历史

□快报记者 陈曦

原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徐志耕是上世纪80年代最早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的专家之一,他的《南京大屠杀》填补了这一题材在报告文学领域的一个空白。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故事片拍了也有四五部了,在徐志耕眼里,有好电影也有坏电影,“好电影都以史实为根据进行了艺术的再现,坏电影纯粹是编故事。”

“不管好电影还是坏电影,他还是更期待国内能出一部有分量的纪录片,因为电影可以重现过去,但电影绝对不可能作为历史资料证明些什么,“历史的真实永远比电影艺术呈现的真实更震撼。《南京梦魇》很好,却是美国人拍的。”

“南京是座抵抗之城”是陆川影片的主题,也是20年前徐志耕作品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南京!南京!》的最后时刻,陆川安排了一场日本军官角川自杀的戏,对此,徐志耕认为这是电影的艺术升华,“有日本兵在进行杀戮时,面对普通百姓的哀求,用刺刀在地上划下四个字,‘大人有命’,意思是迫于上司的命令不得不执行,有的就把人放了。角川的自杀也是有可能的,这代表着人类对战争的反思。”

电影,真实的遗憾

1985年,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徐志耕回忆当时的采访,充满了艰难。但徐志耕的采访迥于各种现实原因采用了报告文学而非口述历史的形式,这在今天的学术界看来缺乏历史学价值,这也是徐志耕觉得遗憾的地方。文学之于口述历史,正如故事片之于纪录片。

陆川声明自己拍的是商业片,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谴责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无论故事片、纪录片或什么片,都要有现实意义。”徐志耕说,但他还是很期待一部真实再现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的诞生,否则这将是所有中国人的遗憾。

“电影,电影是什么?电影是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电影多少都会有些艺术加工,电影可以发人深省;电影可以震撼视觉、听觉;电影可以重现过去,电影可以展望未来,但电影绝对不可能作为历史资料证明些什么。为什么?因为小孩子都知道,电影说的是故事,故事大都是编的,现实中不可能有的,如果你要告诉观众你说的是真的;如果你希望你拍摄的片子可以证明历史,没问题,拍纪录片或纪实片,什么叫纪录片或纪实片?那就是整个片子或全部是事实,没有演绎,没有特效,没有明星。”

“我不知道日本关于被原子弹轰炸的电影或纪录片有多少,反正我只看过一部纪录片,可大家基本都知道这事。为什么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拍呢?理由很简单,美国承认了。这是史实!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没必要再拍。”

相反,徐比较认可《屠城血证》,影片的主要情节照相馆老板冲撞日本兵的影片证明,所以能够震撼人心。“你可以典型化,可以集中,可以提高,但一定要是曾经发生过的真事。”

对于三地群星荟萃的《东京审判》,徐志耕认为总体上也不错,但有些细节值得注意。“审判时,每个犯犯都配有两名辩护律师的,一名日语律师,一名英语律师,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它体现了这场国际大审判的公正性和严谨性,但导演忽略了这个问题,

《南京!南京!》“快报专场”反响强烈

□快报记者 张润芝 快报记者 李谷 沈楠

由中影、星美、江苏广电总台拍摄的电影《南京!南京!》将于4月22日公映,而邀请大屠杀幸存者自己的“快报专场”提前观看《南京!南京!》的消息发布之后,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昨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已经有三个幸存者家庭同快报联系。

朱先生是第一个来电报名的幸存者家属,通过电话采访记者了解到,朱先生的母亲和阿姨都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当时逃到了小粉桥的收容所里。尽管南京大屠杀是一段整个家庭都不愿提及的伤心往事,但是朱先生仍然决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观看《南京!南京!》,“孩子知道奶奶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但是对历史了解得还是太少。虽然我母亲不愿意和孙子回忆往事,但是我要借《南京!南京!》看片的机会好好地对孩子进行一次历史教育。”

1937年12月24日,平安夜,日本人在攻陷的城池中准备狂欢,而中国人正感受着沦陷的煎熬,时刻寻找自救之路。

即将上映的《南京!南京!》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西方节日平安夜,日本兵闯进难民营提出要一百名女子,以换取其他人的安全,在一片绝望的死寂之中,妓女小江第一个举起手。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以玉墨为首的13名堕入风尘的女子扮成了教会的女学生,跟着日本人去赴平安夜的死亡邀约。

她们用孱弱的一己之身体,换取同胞的安全和姐妹的清白。

妓女,这个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卑微到被忽略的特殊人群,直到最近,由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文学影视作品的面世,才引起人们对她们命运的关注。记者试图通过史料和专家、幸存者的回忆,还原出真实历史中她们模糊的身影。



沦陷前的旧影:1937年,来到乡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



沦陷后的南京千疮百孔